

女性创作引领“新移民海归文学”潮流

陈 梦

(惠州学院中文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作家特别是“新移民”作家回归祖国,创作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坛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疆土。在这股“海归文学”的潮流中,尤以女性令人瞩目。海归女作家的脱颖而出是因为她们比男性海归在生活保障上更具有优势,读者的审美情趣和图书市场的需求也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思让她们的婚恋家庭作品更具有魅力。

【关键词】“海归文学” 女性创作 “新移民”作家
中图分类号 J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1-0104-03

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一些留学海外华文作家特别是“新移民”作家开始陆续回归祖国,创作了不少新的作品。这种新动向到90年代日趋盛行,如今加盟的“海归作家”越来越多。在这股“海归文学”的潮流中,尤以女性令人瞩目,其中著名的严歌苓、虹影、张翎、施雨、刘索拉、张辛欣、吕红、秋尘……等等。中国的“海归作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中国百年留学史造就了巴金、老舍、胡适、林语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等众多著名的早期“海归作家”,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代海归女作家和20世纪早期海归作家存在本质的区别。早期海归作家留学海外极少移民他国,海外的生活经历大多比较短暂,而当代海归女作家的身份十分复杂,其中既包括始终保持中国公民身份的“学成回国”型作家,而更多的却是已经在国外生活多年而又加入外国国籍的“新移民海归作家”。由于归国方式不同、时间各异,这些“新移民海归作家”又逐渐形成“中外游走”型和“常居国内”型两种。

严歌苓、张翎等属于典型的“中外游走”型“新移民海归作家”。她们早年留学,后来加入他国国籍,近年来频繁地穿梭于中国与海外,在行走中书写人生。严歌苓生于上海,20岁开始发表文章,1989年留学美国,陆续发表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铁梨花》等一系列名作,成为北美“新移民作家”的重要代表。在新世纪海归回国的大潮里,严歌苓开始主动向中国内地投稿。近年来她频繁游走东西方,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就是最好的见证。张翎出生于杭州,1986

年赴加拿大留学,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钟山》、《香港文学》及《世界日报》、《澳门日报》副刊等处发表多部小说。近期出版的《张翎小说精选》,共6册,分册为《金山》、《余震》、《邮购新娘》、《雁过藻溪》、《望月》、《交错的彼岸》;在张翎看来,中国是她飞翔的翅膀,加拿大是她落脚的地面。她非常喜欢在加拿大和中国两地行走,中国让她看见了一个新起国家的生气和活力,加拿大让她体验了一个完善体制内的安宁,在两地行走中书写人生是张翎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基调。她说在交通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回乡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对故土和母语的记忆是一种时空都无法抹去的永久联系,写作是作家回归故土和历史的重要途径。她的《金山》和《余震》就是回归故里的重大收获。

虹影、施雨是“常居国内”型“新移民海归作家”的主要代表。她们虽然属于海外“新移民”,但由于近年来回国定居,其“身份经历了二次转换”,更能感受中外文化的“二次震荡”。虹影是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1991年留学英国,但只在伦敦大学学习了半年就结婚了,一直自由写作,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孔雀的叫喊》、《阿难》、《饥饿的女儿》、《K》、《女子有行》、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一系列作品。近年来虹影常居北京,相继推出了《上海王》、《上海之死》、《好儿女花》三部杰作。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虹影深有感触,她说重庆、北京和伦敦是她文学生活中紧密相关的三个重要城市:重庆是她的家乡,有着割舍不掉的感情,总想为它写点什么,伦敦是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她有她安全可靠的家,而北京有很多给她鼓励的作家朋友,她在那里可以自由安静地创作。施雨曾经是一名妇产科医生,1989年赴美,后来先生

* 本文为广东省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次文化震荡’中的创作转换——中国当代海归作家研究”的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陈梦(1971—),女,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回国创业,她也放弃工作回归上海,开始主动投身于写作。她弃医从文,在海内外诗歌、散文和小说征文中多次获奖;为美国《侨报》、《明报》、《星岛日报》副刊专栏作家,并组建海外文学创作团体“文心社”,现任总社社长和《文心》季刊总编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刀锋下的盲点》、《纽约情人》,诗集《施雨诗选》、《双人舞——杨平/施雨同题诗》、《无眠的岸》,散文集《美国儿子中国娘》、《中国人眼里的美国人》和《我家有个小鬼子》等,其中《刀锋下的盲点》和《上海“海归”》均系施雨典型的“海归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创作向来以男性作家占绝大多数,而当代知名的“新移民海归女作家”越来越多,成为跨世纪中国文坛备受关注的现象。究其原因,女性“海归”比男性“海归”更容易走向专业创作道路。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已成潮流,但是绝大多数男性“海归”力求在社会上大显身手,成家立业让他们倍感生活的艰辛,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需要全力投入回归后的重新就业,渴求早日实现海归的雄心壮志,没有太多的闲情逸致去搞文学创作。然而,女性“海归”则不同,一方面她们对海归后的事业功名追求不是特别强烈,另一方面她们在海外多年的打拼积累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大多没有生计问题,有的出国前在创作上已有建树,有的夫妻双双出国,事业已早有起色,也有的觉得海归后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文学创作因而成为她们的理想选择。当代“新移民海归女作家”独特的切入视角、深刻的情感体验以及细腻的叙事方式令读者耳目一新,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束束奇异的鲜花。

由于女性特有的情感因素,爱情婚姻家庭成为“新移民海归女作家”创作的共同题材。女作家写感情与感觉,就是比男作家强,因为男作家往往感情粗糙,感觉迟钝。这让她们在赢得读者的情感共鸣上更胜一筹。在这些“新移民海归女作家”的笔下,女主人公事业奋斗的历程往往被弱化,爱情追寻的波澜起伏才是描写之重。有哲人说过,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严歌苓笔下的爱情多是两性相隔的绝望。她善于在女性人物的母性、女性和人性中融进家族与民族的伤痛,认为女人是永恒的悲剧色彩,终生处于“情”与“欲”的挣扎中,“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后才能得到爱情”。例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公从刑场上背回,藏匿在家中的红薯窖里二十多年。在守寡的几十年里,王葡萄经历了与四五个男人发生了各种情爱关系。她始终恪守着最基本的人生信念,乐观看待命运的变迁,坚强地生活在她自己独特的情感世界里。《纽约情人》是施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位女医生小寒“在路上”的故事,她的爱情流浪足迹引人入胜。读者一路上跟随小寒拾起忧郁、奔放、激情的体验,激荡起每一根纤细的神经,窥见爱的种种悲欢离合。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爱、表达爱,脆弱的灵魂因为有了爱而变得坚强。虹影始终相信真正的爱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穿越一切,包括世代的仇恨。她的小说不仅呈现了贫困滋生的物欲和压抑助长的情欲两大类欲望,而且表达了主人公们对死亡与自我救赎的思考和探究。例如《饥饿的女儿》给读者掀开了女性欲望的

一角,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六六”出发,从女性真切的体验出发诉说女性处于匮乏和压抑状态下的生命之欲,寄托着敢于追求性与爱的女性梦想。张翎的小说常常以爱情的演变作为作品内在结构的推动力,歌咏爱情的永恒光芒。例如,《望月》尽情描写了走进多伦多油腻中餐厅的上海金家大小姐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交错的彼岸》中充满了温州城里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邮购新娘》牵扯读者的是那纷繁复杂的三代女人的身世故事,这些女主人公的缘起缘灭、情生情绝,时时刻刻打动读者的心。

“新移民”海归女作家之所以异军突起还在于“美女美文”效应。所谓“美女美文”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指这些“新移民”海归女作家大多是聪明伶俐、学问高深、气质非凡的美女作家。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超,网络媒体的发达、交通通讯的快捷,加之海归女作家的广泛交际,促使作家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些美女作家其人其事其作品很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她们优美的气质风度、传奇的人生经历、独特的个性品格以及丰富的情感体验足以令读者赞赏钦佩,因而得到更多的关注。有人说严歌苓长得挺像陈晓旭,有点林妹妹的味道。她的情感生活丰富而传奇,跨国婚姻美满幸福,传奇人生精彩度不逊于她笔下的小说,更何况她的每部小说都是在写自己。虹影是出生在大饥饿年代的私生女,在长江边的贫民区成长,18岁离家出走,选择流浪和写诗,1991年远赴英伦,和知名学者赵毅衡结婚,蜚声世界文坛,再经历离婚,与英国名作家韦蔼德生下一女,然后走上红地毯等等。她的传奇人生,几乎就是文学意义的所有心酸甘甜在人间的所有演练和实践。二是美女海归作家创造了众多吸引读者的艳丽动人、个性独特的美女主人公。严歌苓的作品中的许多“中国女人”不仅相貌姣好,而且富有温顺、谦卑、宽容、忍让、悲悯等东方女性特有的品格,是双重“压迫”中的“弱女子”形象,但又拥有“弱”到极处的自尊和强大。例如《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真挚、纯朴、善良、宽厚、博大,充满了一切东方女性的传统特质。《栗色头发》中东方美女的种族对抗,表现出“生命的尊严”。《人寰》以她个人隐秘暧昧的痛楚体验,来融进家族与民族的伤痛。《扶桑》中的那个软弱又顽强的中国妓女,透露出“母性”“雌性”的光辉。虹影的《英国情人》、《饥饿的女儿》、《上海王》、《上海之死》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个不美的,她们至性至爱,个性鲜明。张翎的小说主角都是女人,她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她的语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觉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施雨在《纽约情人》中塑造了一个忧郁奔放、充满激情的中国女医生小寒,八年的学医经历给了她一颗超乎理智的大脑,使急诊室里的几个美国本土男医生都惊为奇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这些美女作家的作品很多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美女明星演员饰演美女主人公更为美女海归作家作品带来强大的社会反响。三是海归女作家的作品情感细腻、行文优美,深受读者的喜爱。虹影的小说充满冒险、悲情和哲理,人物个性斐然,叙述简练,充满意境,发人深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饥饿的女儿》、《K》、《阿难》的故事情节会把读者带入光怪陆离的世界,作品中的许多言

语会令读者动心不已。“张翎的小说大气、从容、深情,而且有一种沉实而安静的品质。她以自己的专注和柔韧,守护传统价值的光辉,敬畏一切人性的美德,也为它的裂变、劫难作证,并从个人和民族的创伤记忆中领悟生命之重”。她的《金山》倾注了大量的“调查、实证、勘探,让细节落实、灵魂归家,让无声者发声、无力者前行,从而为人在任何环境下也不容忘却的尊严写下了悲怆的赞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09年度小说家张翎授奖辞)施雨发挥了女医生的职业特点和素质训练,在创作格外注重细致入微地观察人物言行、表情,揣摩人物的心理,既谨严庄重、婉约温柔,又幽默放荡、风花雪月。《纽约情人》和《刀锋下的盲点》将女医生的细腻和情思结合描绘得淋漓尽致。《美国的一种成长》笔墨清丽、细腻的女性情思让人体验到另一种美国风景。《美国儿子中国娘》把孩子和家庭的故事写得妙趣横生,轻松幽默。一句话,欣赏美追求美是人的自然天性,“美女美文”令人赏心悦目,这给“新移民海归女作家”们提供了众多的忠实粉丝。

此外,从图书的市场需求来看,“新移民”海归女作家的作品是国内人士了解海外留学和海外人士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加强了技术合作,出国留学热潮再度升起。青年人出国留学可以在国外学到先进的知识和管理经验,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掌握他国语言,使国际间的交流更加容易。然而在国外学习需要独立处理很多问题。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与老师和同学相处,如何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交流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他们出国前的焦虑所在。近年来大量出版的海归文学作品成为他们了解海外留学的窗口。“新移民”海归女作家的创作中有众多的海外留学和海外生活题材,真实再现了中国学子在海外的打拼,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严歌苓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突出的政治经济地位越来越使外国人觉得中国是必须要了解的,形成了一种全世界都很关注中国的热潮。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人,很想了解中国

的当代生活,中国的文学、电影,任何东西都变得非常重要,而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主人公都是外国人最喜欢看的。所以“新移民”海归女作家在学习西方和关注海外多年以后主动回归“中国书写”,以典型的中国叙事方式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相对于本土作家而言,这些“新移民”海归女作家作品流传的地域更为广泛。因为她们广布于世界各大洲,漂流海外,经历丰富,视野广阔,看起来像“世界公民”,积累了丰富的中外创作题材,很多作品拥有中英文双语版或者直接用英文写成,很容易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新移民海归女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支奇异的娘子军,是海外“新移民作家”发展的崭新方向,是中国女性的文化层次、思想素质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体现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巨大进步。她们的脱颖而出是因为她们比男性海归在生活保障上更具有优势,读者求新的审美情趣和图书市场的大量需求大大激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思让她们的婚恋家庭作品更具有魅力。海归女作家们以故乡的心眼、异乡的感触、世界的视角,描绘个人传奇故事,反思历史命运,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抒发女性独特的情怀,记录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新移民文学”注入了更多的中华元素,也为当代中国文坛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疆土,必将拥有美好的前景与未来。

参考文献:

- [1]尹康庄.依附、交叉与并存——略谈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 [2]戴瑶琴.21世纪文学新势力:“新移民海归文学”[J].文艺报(周五版),2010(41).
- [3]刘俊.“新移民海归文学”——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新文学[J].华文文学,2010(4).
- [4]丰云.跨国主义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J].东岳论丛,2010(11).

(上接第99页)津。第三,他们对趣味性的追求,一方面触及到了作为历史小说文学特性之一的想象和虚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读者地位的重视,对读者阅读兴趣和爱好的尊重,不再站在传统文人的精英立场上俯视芸芸众生,而更多带有商业社会中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意味。这不能不说是晚清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形成,与作家个人努力合作形成的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文化表征。但一味遵从市场选择,一味迎合市民的文化心理和阅读兴趣,使作家缺乏对历史的深度反思,无法上升到拷问历史的形而上的历史哲学的维度上来,也将给历史小说的健康发展造成损伤,最终只能使其流落到“地摊文学”的可悲境地。因此,晚清时期的历史小说观念既有对历史演义传统的突破,又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不利于历史小说发展的负面因素。因突破传统而来的进步性因素不容忽视,也不可高估,反倒是负面因素值得总结和反思。尤其是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的对于“趣味”的追求,对于今天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中

的许多历史小说作家来说,更值得重视和追索。

参考文献:

- [1]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9.
- [2]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觚庵.觚庵漫笔[A].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C].黄霖等选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 [4]黄人.小说小话[A].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C].黄霖等选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 [5]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6]吴沃尧.《月月小说》序[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7]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